

看世界

□ 刘波

比特币“入储”难在哪

最近,关于比特币的喧嚣再起。

不久前,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州众议员提交了一项关于建立比特币州战略储备的议案。至此,美国已有至少10个州正在讨论相关立法。

这条新闻可以视作半年前一组消息的后续进展。

2024年7月28日,当时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比特币2024大会上表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把比特币列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对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回应称,美联储无意将比特币纳入其资产负债表。鲍威尔强调,根据《联邦储备法》,他们无法持有比特币,并且不打算寻求修改相关法律。他还表示,这一问题应由国会来考虑,而美联储不会主动寻求改变现有规定。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到,比特币“入储”最直观的症结在于法律程序。

正如鲍威尔所言,《联邦储备法》从根本上限制了美联储涉足比特币。法律条款对于美联储可拥有的资产有着明确且细致的界定,而比特币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与美联储所需要的资产性质不符。

从美国政治体系的权力划分来看,国会拥有立法权。这意味着,美联储能够拥有哪些资产,需要国会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来明确。美联储作为独立于政府行政分支之外的中央银行,虽然有着制定货币政策等诸多重要职能,但在资产范畴这一关键问题上,必须遵循国会通过的法律框架。

那么,比特币究竟无法满足《联邦储备法》哪些限定条件呢?

这就得从何谓战略储备资产说

起了。

所谓战略储备资产,是指国家或地区政府持有的关键性资产,持有目标是应对经济波动、金融危机或地缘政治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力。根据现有规定,这类资产需要具备较高的价值、接受度、安全性与稳定性,并且要有充足的流动性。

传统的战略储备资产主要包括三个类别。其一是黄金,凭借相对稀缺性和较强的抗通胀能力,黄金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广泛认定为“适宜的价值储藏工具”;其二是外汇储备,各国都会选择币值较为稳定的强势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当然,美元作为当今国际贸易结算和支付的重要手段,是所有币种中最为强势的一个;其三是特别提款权(SDR),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是一种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账面资产,价值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

而比特币虽然在较高的价值和充足的流动性方面都满足要求,但在安全性和接受度方面的评价是分化的。尤其是其匿名性,会给政府监管和调控带来极大挑战,这也使得各国对于比特币的态度南辕北辙。至于稳定性,仅看从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宣布胜选至12月5日这一个月,比特币价格从不到7.5万美元/枚一路上扬突破10万美元/枚,和稳定能挨得上边吗?倘若美联储将比特币纳入其资产体系,一旦比特币价

格再度出现大幅起落,很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因而,从战略储备资产的性质上说,比特币确实不是合格的选项。

再进一步说,比特币究竟算不算货币,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货币的性质,经济学上素有不同观点。比较主流的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本质上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基于这一观点,货币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交易媒介,至于货币数量、发行方、币值都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以此来衡量,比特币多少已经具备了“事实货币”的属性。

第二种观点,也是当前认同度更高的观点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其本质是信用。当今世界上信用度最高的无疑是各国中央政府,这就是市场普遍信任主权货币的原因。说到底,人们信任的并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国家信用,而国家信用的背后又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征税能力。如果以此来衡量,比特币作为一种没有主权信用背书的加密货币,难当货币之责。

不过,现实经常比理论有趣得多。早在2021年9月7日,位于中美洲北部的国家萨尔瓦多就颁布法案,成为全球首个确立比特币法定货币地位的国家。该国政府还推出电子

钱包 Chivo,为每位下载用户预存了等值于30美元的比特币,一举将比特币纳入国家经济体系。

每逢比特币市场波动剧烈,萨尔瓦多政府总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比特币购买公告,为市场注入信心。据外媒报道,目前萨尔瓦多依旧按照每日买入1枚的节奏“定投”比特币,目前持仓规模约为6000枚。

当然,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萨尔瓦多政府的战略更多具有实验意义。

总体来看,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看好比特币不假,但要推进比特币“入储”的难度依旧不小。未来的比特币将以何种身份存在于全球金融体系中,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币圈创新未尽时

肖瀚

从2008年比特币问世至今,各式各样的数字货币层出不穷。不过,若从“中心化”程度来区分,大体可归于三大类型:

其一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亦称“加密货币”,代表币种是比特币。这种货币是基于密码学算法生成的,没有主权国家的信用背书,因而与现存各种货币的逻辑完全不同。

其二是“部分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亦称“稳定币”,代表币种是天秤币(Libra)。这类数字货币大多具有非官方属性,价值通常与某种现有货币或者一篮子国际货币挂钩,币值相对稳定。

其三是“完全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也即央行数字货币(CBDC)。央行数字货币顾名思义就是由各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特点是和央行发行的实体货币严格挂钩。

说起来,关于数字货币的诞生,还有一段未解之谜。

2008年,一位自称“中本聪”的人写了一篇旨在“用符号替代货币”的文章,标志着比特币横空出世。不过,直到今天,也没人弄清楚中本聪究竟是谁,甚至它究竟是一个代号、一个团队还是确有其人,均不得而知。

比特币的产生基于一套加密算法,对于其生产过程,有一个很形象的称呼叫作“挖矿”:人们可以利用“矿机”,在比特币系统中收集交易数据并建立新的区块链,如果新的区块链得到了全网公认,那么就会认定“挖”到了新的比特币。根据最初的设计,比特币的总量是恒定的,最多为2100万枚。

比特币与传统货币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它因算法而生,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因而可以完全摆脱对政府及其他中心化机构的依赖,这也是称其“完全去中心化”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完全去中心化”的特点,比特币没有国界,不需要兑换,天然就具备全球交易的属性,可以降低跨境操作的成本。而且,由于比特币采用了密码学算法、区块链、分布式账簿等技术,且持有比特币的行为需要得到全网公认,因而能够彻底解决困扰全球金融体系的假币问题。

不过,其短板也极为明显。一方面,比特币价格波动太大,很难将其作为计价尺度。另一方面,比特币具备高度匿名性,没有任何人和机构有能力知道大家各自持有多少比特币,唯有密钥能证明其所有权,因而监管难度极大。

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除了地下交易,很少有人真的用比特币去购买商品,大多数人持有的目的都是从价格波动中获利。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与其说它是一种“新兴货币”,不如说它更像一种金融衍生品,而且还是高风险的那种。

正因为比特币的长短板都太过鲜明,币圈对其又爱又恨却割舍不得,于是,一些人开始考虑为它找个“锚”——由此,“稳定币”出现了。

在这一阶段,比较出名的一次尝试是由当时的脸书公司(Facebook,现已更名为Meta)推出的天秤币。

2019年6月,脸书发布白皮书1.0版本,计划推出天秤币,重点强调其在互联网场景中的支付功能。天秤币和一篮子法定货币挂钩,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不过,天秤币并未受到监管当局的青睐。

1年后,脸书推出了白皮书2.0版本,对天秤币的“初始设定”进行了修改,并将其更名为Diem,但市场阻力并未减少。又过了两年,项目终止,脸书随即即将相关资产出售。

天秤币同样强调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平台,但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智能合约平台的属性。其主要设计理念是被动发行,即每发行一枚天秤币,发行者必须持有一篮子真实法定货币作为支撑,天秤币的价格就锚定于这一篮子货币。

至于2.0版本的Diem其实与前者并无本质区别,其主要变化仅仅在于,除了可以锚定一篮子货币外,还可以锚定单一货币。例如,可以1:1锚定美元或欧元。

相较比特币,天秤币由于有法定货币作为资产支持,因而币值相对稳定,故又被称为稳定币。业界分析认为,它之所以没能落地,是因为稳定币的超主权特点引起了各国监管者的警惕,尤其是其发行方还是一家私人企业。

尽管天秤币本身并未获得认可,但其倡导的稳定币概念却发展迅速,其中被业界讨论最多的就是超主权货币。有观点认为,天秤币与特别提款权(SDR)的理念神似,因为二者都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只不过,后者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公认的国际组

织发行,而且已经使用多年,具有较高的国际认可度。目前,已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开始考虑推动IMF发行数字货币形式SDR即e-SDR的可能性,并称“如果规划得当,e-SDR的发展前景可能非常广阔”。

虽然天秤币没能成功落地,但作为一条强壮的“鲑鱼”,它还是搅动了全球金融市场,让各国央行切实感受到了推出本国数字货币的紧迫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4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在86家受访货币当局中,94%正在研发央行数字货币。

仅就目前来看,数字货币前景看好,但路途坎坷。而且,越是创新力度大、颠覆性强的项目,对现实金融体系的冲击就越大,因而也越难推动。本质上说,数字货币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还涉及制度和设计,必须兼顾创新性和现实性,且后者更加重要。

对中国人来说,斯里兰卡并不陌生。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或狮子国、僧伽罗国,常见于商贾往来、民间交往的记载。斯里兰卡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跨越历史长河而经久不衰的故事。

1600多年前,晋代高僧法显远渡重洋礼佛求经,在斯里兰卡遍访诸寺、四处参学,取回佛教经典的同时还著有《佛国记》一书,记录了当地风土人情,成为见证斯里兰卡历史的重要史料。这场千年之前的文化交流,开启并塑造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未来。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主展厅正中的“镇馆之宝”来自中国。这座“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600余年前由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所立。石碑上记载郑和船队在此巡礼圣迹、布施香礼的碑文,至今仍清晰可见,常有游客在此驻足欣赏,感受穿越悠悠历史的友好刻印。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斯两国。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斯里兰卡广受欢迎,古城锡吉里亚的壁画上就有身着中国丝绸衣物的女子。而中国则从斯里兰卡运回麝香、宝石等当地物产。斯里兰卡的使节也多次沿海路北,向中国赠送珍品。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中斯传承丝路精神,两国友谊续写千年。1952年,中斯两国冲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签订了以用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米胶协定,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史上的佳话。时至今日,米胶协定的故事时常被人追忆,而“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米胶协定精神也持续传扬,书写了更多中斯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斯传统友好关系蓬勃发展。在斯里兰卡南部城市加勒附近,有一座以“友谊”命名的村庄。这座村庄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建成,成为147户印度洋海啸受灾家庭的新家园。时至今日,用中、英、僧伽罗语三种语言镌刻、纪念友谊的纪念碑立在村口,家家户户的门牌和村民们的身份证件上,“中斯友谊村”的字样熠熠醒目。一砖一瓦间,曾经荒无人烟的空地,如今已草木葱茏。

“海啸发生时,我的家人被打入海水中,我的房子被冲垮,土地也被冲毁,一时间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们搬进了中国援建的村子里,一住就是快20年。”中斯友谊村村民,57岁的救护车司机苏

明达·萨曼普里亚动情地回忆。“正如斯里兰卡诗歌中所说,‘真正的朋友与你同甘共苦,真正的朋友与你同患难’。我的中国朋友一直都在。”

新冠疫情期间,斯里兰卡在国内经济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组织向中国捐赠了传统的锡兰红茶,不少当地民众自发为中国人民祈福。这正是两国和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科伦坡港侧畔,中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凭海而起,带来科技、创新、可持续的前沿理念,让科伦坡这个古老的“东方十字路口”再次绽放光彩;汉班托塔港内,往来商船货轮络绎不绝,忙碌不停的岸桥和首尾相连的转运货车,为这个南亚岛国经济不断注入新活力。

在科伦坡港口城工作的“00后”姑娘西特米·马利加斯佩说,中斯合作创造的就业机会让更多斯里兰卡年轻人留在国内,“留住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她说,大学毕业后,不少同学选择出国工作,“但自从来到港口城工作后,我不止一次和朋友们说,这里的工作完全和国际接轨,可以满足年轻人的一切需求,以后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了”。

对于在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工作的“50后”法务总经理莫汉·维杰辛哈来说,中斯合作为斯里兰卡带来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速度”,做大了整个行业的“蛋糕”。“中斯合作是真正的互利共赢。我们的码头在保证自身盈利的同时吸引更多航线和大客户,带动了整个科伦坡码头以及斯里兰卡航运业的发展,造福的是整个国家。”

既有传统友好的现实回响,也有面向未来的共融愿景。近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斯签署了关于农业、旅游、民生援助、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中方将积极支持斯方聚焦经济建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打造新的亮点。

正如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古纳蒂拉克所说,迪萨纳亚克总统的访问是“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实现共同进步的新起点”。传承千年的友谊故事,将翻开新的一页。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美 编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irbs.cn